

窄門之外

Beyond the narrow gate

四個女子，從上海、廣州、南京、北京等地，
齊聚於「北一女」，通過這個窄門之後，
她們都到了美國，
展開了跨越世代的動人故事.....



當代名家

窄門之外

Beyond the narrow gate

張墀言
宋偉航
／／
譯著

當代名家

窄門之外

2001年7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2001年9月初版第二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	者	張	墀	言
譯	者	宋	偉	航
發	行	人	劉	國
			瑞	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電話：(02)26418661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電話：(02)23620308
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電話：(02)27627429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高雄門市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高雄分公司電話：(07)2412802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顏愛琳
封面設計 沈志豪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272-4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窄門之外 / 張墀言著，宋偉航譯，--初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年

328面；14.8×21公分．-- (當代名家)

譯自：Beyond the narrow gate：the journey of
your Chinese women from the Middle
Kingdom to Middle America

ISBN 957-08-2272-4(平裝)

〔2001年9月初版第二刷〕

I．婦女-中國-傳記

782.22

90011925

目次

楔子	0
中國大陸	0
台灣	2
窄門	3
夏威夷	6
美國	7
過河	8
毗鄰於愛者	1
贏得美國	4
緊閉的門後	7

摔進鏡子裡
重返中國
跋

2
3
5
2
8
9
3
2
2

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，
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。
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，
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。

——聞一多〈死水〉

楔子

水，屬於任何人；也不屬於任何人。因此，我對水始終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這可能就教有些人不解了。所以，西方人愛問我父母是在哪兒出生的；好像這樣就可以從答案裡挖掘出點什麼來。這答案是洛陽和北京。但其實，這樣的答案根本沒有意義。該問的，應該是我的祖先住在哪兒。而這答案，是內地。我父親他們家是武漢人；這是中華民國的誕生地，湖北的省會；至於湖北呢，則是氣候濕熱，夾在四川和安徽之間的一省。我外祖父的來處，我自己知道都嚇了一跳：他是內蒙古黃沙牧野之地的人。

但水於我，卻是莫大的召喚。我一直覺得我唯有在海邊築巢，甚至一汪小小的水塘也好，才找到真正的平靜。我若結婚，一定要住在靠海的地方。水於我有這樣的吸引力，跟我父親無關。他連游泳也不會。家裡愛講他一件糗事：他有次從船上摔了出去，連眼鏡都摔丟了。他是道地的內地人，專愛窩在溫暖安全的地方，最好是中、大型的城市，有不錯的外賣中國菜可以吃，每天看得到《紐約時報》，就好了。這樣的天性，沒什麼不好。其實也蠻吸引我的。但我也愛汪

洋之水。而我知道，這份牽繫，來自我媽。

她最愛的是風景了。有次在舊金山的文華酒店，連看了三間房，才找到她中意的。她挑的樓層好高，看得我頭都暈了；但有月角窗，可以俯瞰大片海灣。即使如此，我媽大部分時候，還是在連接電梯和我們這邊廂房的天橋。天橋幾乎全是窗，開向兩邊燦爛眩目的風景。若天橋上有椅子，她準會賴在那裡不走，任由金色的陽光和藍色的大海破窗而來，罩得她滿身滿懷。

我媽或許算是內地人沒錯，但她的祖先，也是游牧民族。她父親就曾騎馬把中國南北兩端走了一遭，從內蒙騎到廣州，近一千兩百英哩。到底是因為這遺傳呢，還是因為她顛沛流離的童年？我不知道；反正，我媽就是個游牧人——永遠在動，永遠在變，永遠在走，但也永遠有個「我」，躲在她的心底，不論走過多少地方，永遠不變，永遠認得出來的一個「我」。在這點上，她絕不是死水，反而活得要命。當她眺望出去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，她望見的是自己的倒影。當我眺望出去，我望見的是她，我的母親，不斷盪開，繞回來，再盪開。我啜飲她的水，看她從我指間溜走。她生身之處，是潭死水，卻擁著我，一路護到了這裡。我真不知是要她留下，還是要她離開。她在時，我盼她走。她一走，我又盼她回來。而她，終究又盪開來了；如潮起潮落的自然之道。而我，一直是個孩子，留在沙灘，急切撿拾她留在身後的玻璃碎片和漂木。

我們幾個孩子從小到大，從沒聽過我媽講她小時候的事；而我們也從來不問。

我們從她那邊學到一點：家族史沒什麼好聽的。我們既然一無所知，便自然將自家的過去拋諸腦後。像住在峽谷裡的台地，我們的過往，一概被時間、語言、文化的深壑高壘，阻隔在外。我媽應該就是那地方土生土長的嚮導，可以領我們在往日的懸崖峭壁、湍流險灘裡尋根探源；但

她從來不肯。

她的往事於她，是不連貫的片段，散落在不同的記憶庫裡；而有些記憶庫，她是能進不去就絕不進去。她的往事於我，則是亂七八糟的一堆，像一間吱嘎亂響、堆滿破爛的閣樓，從來不准我踏進一步。中國，美國，二者之間，還有個模糊難辨的台灣：真搞不懂這三個地方是怎麼湊合出這麼個人生出我來的？

我媽從來不提往事；只偶爾扔出些瑣事，順口提一句以前怎樣怎樣。再刺激的事，經她一講，也像去芬納斯特一樣，平常得很；芬納斯特是我家附近的一家超市。「離開大陸時，我腰帶上縫了好幾塊金條。好重。」那口氣給人的感覺，活像她講的是她剛買回來的雜貨。有次，她順口提起她奶奶抽鴉片、裹小腳，我聽了也不覺得怎樣。她講得稀鬆平常，搞得我以為每個人的奶奶都藏了堆煙筒，腳上的鞋也絕不長過三吋半。

但如今，在我讀過逃過納粹屠殺而活下來的猶太人後裔寫的文章後，倒是開始懂了。他們的父母、祖父母，都活在不堪回首的恐懼裡。回到過去，等於是再經歷一遍往事。高中在足球校隊裡打四分衛的人，對當年觸地得分贏得州長盃的事，絕對記得一清二楚。寵孩子的父母，對孩子做過的事，再無聊也會津津樂道，管它膩或不膩。吃塊瑪德蓮蛋糕，也可以把普魯斯特帶到滿足的極樂世界裡去。但反過來也一樣；嚇得我媽半夜醒來心頭亂跳的恐懼，也是再真實不過的恐懼。這份恐懼，她可不想分給我。或許是想保護我吧。但反過來，其實，她的祕密就算送我，我也不要。

我的長相，寫明了我在我這個國家裡是個外人；但對我祖先出身的那塊土地，我卻什麼也不

知道。假期時會有親戚、朋友到我家來，餐桌邊一圈圍得滿滿的；但我跟他們卻從來連話都講不上。不管他們打趣也好，議論也好，講的話全在我腦袋裡亂轉，抓不出意義。身處在異類當中，我自己其實也是個異類。所以，我長成了個含蓄內斂、落落寡合的人，沒辦法跟誰說清楚任何事；因為，從來沒人跟我說清楚過任何事。但在這同時，我卻又好渴望說得清楚——像隔在窗外的鳥兒，頻頻用頭去撞玻璃，要進窗子裡來。只要我抓得住我媽心底藏的那個「我」，這片玻璃便會消失。前方的道路，就會清楚起來。

而我倒不是一直這麼想的。小時候住在幾乎全是白人的社區裡，我只想把自己身體裡的那個中國人藏起來。

我記得很小的時候，一接到我媽高中同學打來的電話，「韓曼麗在嗎？」電話裡的中文問得有點急。

「我不會講中文，」我一定老是不客氣回她一句，這是標準答案了；我常用。

「我不會講中文。」連人家最平常的寒暄話，「你好嗎？」我也這樣回人家一句。

「啊？」這時，電話裡的聲音會頓一下，再接口，口氣就謹慎些了。「瑪麗在嗎？」

「等一下，我叫她。」

瑪麗是我媽的英文名字，但我要到念大學時才把兩個連起來。韓曼麗也是我媽的名字。她的中文名字。她第一個名字。現在想來，她從沒想過要跟我解釋一下，倒還真有點怪。說不定她講過，只是被我當耳邊風就是了。

等我終於要她跟我講講她以前的事時，我已經成年，想當作家，在找寫作題材。第一次跟她

談的時候，她幾乎全用單字來應我的問題。不管我怎麼哄，也只哄得出來「對」、「錯」這樣的答案。若有問題非得說得詳細一點，她就回我一句：「不知道。」我就像進了家資訊店的顧客，而她，是店裡陰陽怪氣的店員。弄到最後，我只好自己排個大概的時間表，把她不甘不願硬擠出來的，那一丁點兒沒啥大用的記憶，給放進去。而她也不在乎我抓的時間對還是不對。我們之間的對話，就這樣染上了點超現實的調調兒。像她說到她在一九四三年搬到哪裡去時，我會回她，「不對，是一九四五年。」而她聽了，也只是聳一下肩就算了。我們兩人，就這樣一起「重寫」她的過去；這根本不是我原來要做的「探索」。這種搞法，弄得我好洩氣。那次她起身上樓準備睡覺時，我還死纏著她不放，硬是跟她進了臥室。她爬上床側身躺下，我就往旁邊的椅子一坐，欺身盯著她不放。

「多說一點嘛！」我求她，「說妳記得的事嘛。」

「唉——喲！」她忍不住啞了句，「我才不要記得咧！」眼睛瞪得斗大。

那晚我走路回家時，一路腦子裡還響著她喊出來的這句話。「我才不要記得咧！」

我想，我媽對自己沒辦法多幫我一點，可能也有點內疚吧。那天我走前，她還是給了我一樣東西。那時，我不覺得那有什麼用。那是一張名單，就是以前老愛打電話急著用中文找她的那幾個人。這還要再過好一陣子，我才了解，這張名單，其實是一張通往我媽心房的地圖。只是那時，由於也沒別的路子好走，我便還是開始回這些從我媽的過去打來的電話。

就這樣在回電話時，我找到三位女子——朵樂莉·馮、蘇珊·辜、瑪格麗特·李——都是以前和我媽同在台灣一起念中學的人。她們各以各的方式，和我媽聯在一起，也各以各的方向，走上

不同的人生道路；我媽可能會走，但沒走的道路。現在，曾是數學教授的朵樂莉·馮，和先生以及成年的兒子，住在紐約皇后區（Queens）一棟三房的狹仄屋子裡。她放棄了地方大學的終身職，拐彎去追尋她身邊每個人都說是瘋癲的夢想。蘇珊的日子，則分配在醫生丈夫在矽谷開的診所和休閒活動裡——學網球、搞園藝、看朋友。這和幾年前她扔在身後的日子，大不相同。瑪格麗特在洛杉磯一家小型女子學院裡教生物。這份教職，她既不特別熱衷，對她在加州帕洛斯維地（Palos Verdes）的安逸生活也沒多大貼補。她其實根本不需要做事，也不真的喜歡做事；她只是不知道怎樣丟下不做就是了。而我媽，在美國住了四十年後，卻轉到香港當「闊太太」去了，再度成為異鄉裡的異客。不過，她不改本色，適應得很好。這麼久了，她從來不會熬不過來。只是，我有時不免納悶，她是不是忘了怎麼活了。

這四位女子，有些地方好像，其他就很不一樣。但不論像還是不像，一概教我著迷。我實在很想了解，這幾位女子怎麼會從同一個起點，走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。她們若在台灣，當然一樣會各自發展；但中間的差異，想必不會這麼強烈。美國改變了她們。其他不管，至少她們都當上了美國人，而且，當得是各有各的樣子，獨有的樣子。朵樂莉，是夢想派，困在新夢想和舊期望的夾縫裡。蘇珊，是叛逆派，拋棄傳統的責任，跟著心靈的需要走。瑪格麗特，新品種的獨立派，自己活在鍍金的隔都裡（譯註：『隔都』（ghetto），西方史上強制猶太人聚居的區域，後來引申為少數民族聚居的社區，往往淪為貧民窟。），但放女兒自由。我媽，務實派，同化派，有辦法從一個世界轉到另一個世界，但絕不屬於任何世界。

而這四位小女子平凡的人生故事，合起來，便拼出了一幅大圖像，一塊美國移民獨特的切

片。傳統的美國移民道路，套一句愛爾蘭人拿來消遣自己的話，「從統艙到郊區，要走上三代。」但這四位女子，只走了一代：她們那一代。在我心裡，她們是拓荒的一代。不只是美國改變了她們，她們也改變了美國。而且，儘管有這些改變，我媽和其他三人的情誼，始終不斷，完全勾消了年歲和距離的隔閡。就是在那時，我才開始了解，她們的故事，儘管有同、有異，卻緊緊的綰結在一起，難解亦難分。我也因之不再是個苦尋題材不得的作家。我已經找到了我的題材。

中國大陸

一九四七年五月的四平之役，扭轉了一切。中國境內的戰火，已經時斷時續達十年之久。一開始打的是日本人，後來，美國人用原子彈炸了日本的長崎和廣島後，中國人就開始打自己人了。血淋淋的漫長內戰，於焉開始。數百萬人的性命，因之葬送，數億人的生活，因之破碎。中國恍若一隻睡獅，被日本武士一戳，驀地驚醒，卻反身自噬其尾。

交戰的兩方，沿著每一條找得到的斷層帶：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階級，隔線對峙。右邊，是蔣介石的國民黨。美國駐華最高軍事顧問，史迪威將軍（Vinegar Joe Stilwell，〔譯註：「尖酸喬」，Joseph Warren Stilwell, 1883-1946，美國陸軍將領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指揮美國在緬甸和中國軍隊併肩抗日，後任太平洋戰場之美軍第十軍團司令。〕），愛在蔣介石背後叫他「花生米」（譯註：小角色）。不過，這位花生米自己愛用的頭銜是「大元帥」。他的國民黨政府，自命為孫中山一九一一年創立的民國嫡裔。支持者以有錢的資本家、城市的專業階層居多，還有，最重要的，美國政府。

左邊，則是大餅臉、熊貓樣兒的毛澤東，和他帶的那支雜牌軍，「人民解放軍」。這批人用蘇聯的槍砲，穿手編的草鞋，在農村推行土改，供窮苦的農民大眾一餐勝利的滋味。所以，他們的支持者，泰半是貧苦的大眾和理想派的知識份子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之時，共產黨的兵力還不到國民黨的一半。照這樣子看，共產黨怎樣也不會是國民黨的對手。精明的賭客一見這樣的賭盤，絕對搖頭而去。只不過，這賭盤只說對了一半。

其實，那時國民黨已露敗象。一九四七年，通貨膨脹已經帶動物價飆漲成大戰結束時的三十倍。軍隊上下，一片腐敗、無能。虛胖的國民黨軍隊裡，有許多士兵都是從農村拉攏來的，既沒有從軍的意願，也沒有良好的訓練和待遇。共產黨則蟄伏華北、華西鄉間，耐心等待國民黨揮軍北上追剿。而蔣介石正好也比較關心中國是否有名義上的統一，而輕忽鞏固華南大本營的工作，出手自然正中共黨下懷。蔣介石派出麾下勁旅，揮軍東北，想從毛澤東手裡搶下這塊資源豐富的寶地。

雙方打了一年半，激烈的戰事因美國不時硬插進來調停，而時斷時續。到了一九四七年一月，美國的調停代表終於撒手不管，離他而去。此時，中國百年來方才首次可以自己放手一搏。東北的戰火隨之升高，全面蔓燒。一開春，共黨便展開連串猛攻，戰情節節高升，而於四平一役達到頂峰。四平這地方沒什麼特別，只是一處鐵路交會點而已。只是，贏了四平一役，共黨的攻勢就可以順勢而下。他們大膽切斷補給線，巧妙孤立據守城內的國民黨軍隊。兩方的纏鬥，還要再拖上兩年，但是，國民黨的聲勢就此一蹶不振。當時，沒幾個中國人看出四平一戰的意義；但是，四平一戰的結果，改變了每個中國人的一生。